

远离城市的荒野,家犬如何影响野生动物?

如果用一个模型来理解这些研究结论,可以想象为:一位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农户,如果把上山采药、取木材活动作为主要生计,那他们日常耕作时往往会带家犬上山。最终这只家犬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在10公里、20公里之外的豹猫,甚至是大熊猫等野生动物。

□记者 | 王仲昀

2024年初,中科院张掖临泽站布放的红外相机,拍摄到的一段画面令人唏嘘:1月31日16时36分,三只狗钻入一处位于土堆下的洞穴,杀死了一只兔狲。

这三只白色和黄色的流浪狗,于当天13时35分开始,反复进入这个洞穴。三小时后,三只狗从洞里钻出来,抖了抖身上的泥土。打头的那只黄狗嘴里叼着一只兔狲瘫软的尸体。

红外相机画面显示,几天后临泽下起了大雪。白雪覆盖之下,又有亚洲野猫和兔狲开始“光临”这个洞穴。它们会遭到那三只狗的捕杀吗?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回答。

这个看起来残忍而真实的片段,揭示了流浪狗对野生动物的影响,超乎许多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类想

象。布里斯托大学曾经在蒙古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,当地兔狲的死亡有35.2%是当地牧民的家犬造成的。

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博士生翁悦,近年来除了在上海研究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,也会去到远离城市的荒野,走进秦岭的自然保护区里,关注和探索野生动物在人类活动下正在经历的变化。

散养的家犬,比想象中更能跑

据央视新闻报道,2015年2月4日,患犬瘟热病的大熊猫“凤凤”在经过35天抢救治疗后最终因脏器衰竭呼吸困难死亡。当年在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,包括“凤凤”在内,共有3只大熊猫因感染犬瘟热而不幸死亡。

犬瘟热是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,不属于人畜共患病,但传染性强,死亡率可高达80%以上。家养犬类是犬瘟热的易感动物,也是主要传播途径。后来的基因分析发现,死亡大熊猫感染的犬瘟热病毒,与狗的病毒有很高同源性,说明感染源很可能是狗。

早在2017年,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燕霞等人,在四川栗子

坪自然保护区周围的村子里,检查了当地的狗感染病原体的情况。他们发现村子里有4.7%的狗呈犬瘟热病毒抗体阳性,接受调查的人家没有一户给狗打疫苗。

事实上,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人类生活圈的扩大,许多家养动物有意或无意地进入各种自然生态系统中。散养家犬作为一种杂食性动物,可通过捕食、竞争、骚扰和疾病传播等方式对当地野生动物产生影响。

上述大熊猫感染犬瘟热的现实案例,也成为翁悦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研究的起点之一。2019年,翁悦进入复旦大学开始硕士阶段的学习,第一个研究项目在秦岭展开。翁悦与导师王放主要研究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,不仅关注人类家养动物对野生动物时空节律的影响,还结合生态、社会和经济视角的多学科方法,探究保护区周边居民饲养家畜的驱动因素。为了开展研究,她和其他同伴一起累计给秦岭保护区周边40余只家犬佩戴了GPS定位项圈,并布设100余台红外相机。

有人看到大熊猫感染犬瘟热的新闻,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。大熊猫这种看上去憨厚笨重的动物,在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中怎么会遇到散养的家犬呢?



左图:佩戴项圈的家养犬。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